

鍾建五論

陳伯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經 建 五 論 全 一 冊

定價國幣洋三十元

著 者

定價國幣伍拾元
陳 伯 莊

編輯及發行者

中國經濟建設協會
(重慶牛角沱二十六號)

印 刷 者

中國農民銀行印刷所
重慶 化龍橋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自序

於工業化之過程中，建立民主主義之經濟制度，循迅速把握關鍵據點，及因時制宜處處不肯放鬆之總原則，使經濟進度與制度進向相成而不相反。欲達此目的，其關鍵措施及基本政策何在，此為經建五輪所擬解答者。

工業化之根本條件，在自主經濟之獲得，其推進則視大規模生產所需之技術和組織能力之養成。其推動力可爲民間追逐利潤之生意經（如英美），亦可爲政府發展國營產業之革命熱（如蘇聯）。國人素善經營，自主經濟既由抗戰而完全獲得，若積極獎勵民營，一任資本主義生意經之發展，工業化固可實現。若欲實行主義，發達國家資本，則必須充分加強國營能力。其問題爲（一）如何使從事國營者能放手做事，認真做事，安心做事，（二）如何使智能之士技術良才樂舍民營而就國營。

「民生主義爲社會主義的實行，」其實行之三大路由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及發達國家資本。故吾人不但要有發達國家資本之能力與辦法，更要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意志與決心，此決心如何建立。民生主義爲和平革命，不特階級意識，其中心力量應何處發軔。

工業化必需資本，國家資本來源，除征稅募債及國營餘利之外，其最大來源則在農業。國家之進於工業化，必須以農補工。如何動員農產價值之一部份，使成為工業資本，且使基

成爲國家資本。

積極工業化，必需資本總動員，限制民營是否足以妨礙資本之總動員。現在民間資本其最大來源何在，循何種方式取得，是否可以釜底抽薪移花接木使其國家化。又資本總動員之真諦何在。

加速工業化，除借用外資以補國民蓄積（即自創的資本）之不足外，如何可以反剝削之計劃經濟增加工業化之速度。所謂全體性的效能爲利潤經濟所無而計劃經濟所獨有者，如何使其實現。

建築在農村上之新縣制爲民權基石，土地改革爲農村中心問題，此爲民權民生最重要之互接點，如何方得合理之解決。又耕者有其田之先決問題何在。

對於以上種種問題之答案，是爲關鍵措施之擬議。

資源比較不豐，可耕而未耕之地不多，人力有餘，資本極缺，國民蓄積在國民所得中所佔之百分比爲數極小，且極難增加。以言造境，則自足經濟，非其所宜，以言進程，則自力更生，艱辛遲緩。對於人口，土地利用，礦產開發，交通建設，人力利用，國際貿易，外資利用等基本問題，而擬議其答案，是爲基本政策之擬議。

吾人欲求民生主義真實的實現，毋使落形式主義的窠臼，對於其具體制度應有所擬議，此制度之適用與功損，應有所了解。最近總裁指示吾人所應取之手段爲計劃經濟與社會立

法。依總理遺教之三大路由與總裁所指示之兩大手段，本論所擬議者如次：

循發達國家資本之路由，使國有國營之經濟領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擴大至領導地位而具有決定性，然後有真的計劃經濟之可言。發揮國有國營經濟領域外沿價格之功能，使其在整個「價格——所得」結構中（Price-Income Structure）具有決定性，指導性，調節性，然後節制資本之作用方為內在的而非外施的，經濟的而非政治的，市場的而非法令的，不可避免的而非可以規避的。民生主義容許私資本之存在，而不容許其所寄託之私有私營經濟領域過分擴張，喧賓奪主，釀成階級鬥爭。故對私資本所施之所得稅遺產稅，對私經濟行為所施之統制管制，祇應視為為節制資本之輔助手段。

註：國有國營經濟領域與私有私營經濟領域之接壤處，為國有國營經濟領域之外沿。所謂外沿價格即兩領域各接觸點之市場價格。國有鐵路對私營煤礦之煤斤運價即為外沿價格之一。

抗戰後，工業化之時機十分成熟，故戰後五年為關鍵時代。

本刊五論，除工礦業下篇經登大公報星期論文外，餘均為應經濟建設季刊之作。茲於刊印專集時，特向大公報及經濟建設協會致謝。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陳伯莊於重慶

經建五論目錄

- 一 總論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及推動其實現的力量——建立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
- 二 農業 建國的農業政策
- 三 工礦業 上篇——建立新工礦政策的兩個先決問題 下篇 工礦業國營民營領域應如何劃分
- 四 交通 戰後鐵道交通所負的建國使命
- 五 國際經濟 貿易，投資及匯兌——建立新的國際關係

總論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及推動其實現的力量」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及推動其實現的力量

祇要民族得了解放，國家完全獨立，次殖民地的羈絆完全脫離之後，中國是一定可以工業化的。我們的資源和人力，農工大衆的勤勞和智慧，都是頭等，近代大規模生產所必需的科學技術和組織，已經有了多少基礎，我們的領導份子已經很明顯的表現了他們能夠接受運用乃至發展這些必需的本領。所以我們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完全具備。祇要國際壓迫解除之後，加上了二三十年的太平，工業化的進展，必然是沛若江河莫之能禦的。

可是以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走到那裏去呢？假如我們要到長治久安富強康樂的境地，要正義和自由的光輝普照着我們的禹域，我願竭誠的向熱心經濟建設諸公，一貢芻蕘，就是：「方向重於進度。不可輕視制度，嗤爲迂闊，以爲把鐵路礦場工廠趕快建設起來，才是實在，其餘一切都可以遷就些馬虎些。更不可雄心勃勃，一味想做實業大王，其餘一切，都不放在眼內。抗戰後五年是決定我們以後國運的最重要關頭，有權力擔負起經濟建設的諸公

不可以把我們帶到天堂去，也可以把我們帶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火藥庫去。一個社會有正義才能安定，有思想自由才有進步，有行動自由，然後人生的意義才能美滿。這本來是老生常談，但要正義和自由兼榮並茂，却是很不容易的事。自由固然要法律的保障，但僅僅有法律的保障是不夠的。一個人要不高興順從政府的意志，還要有清茶淡飯的日子好過，必得手裏有幾文錢，所以私有財產的制度，才是自由的真正堡壘。中國士大夫的氣節，所謂「長揖歸田廬」，他們何嘗是回去做自耕農來「躬耕南陽」，大概還是收穀租的小地主階級，才能有明窗淨几，去著書立說。所以先要有了生活自由，才有思想自由。英美在資本主義初期的中產階級為自由平等的中堅堡壘，因為他們謀生之道，祇靠自己努力，不要仰着別人鼻息，他們不是自由職業者，便是自耕農，或有一盤不大不小的生意，不能壓迫人，也不為人所壓迫。這樣的自由，當然又係以私有財產和做生意為其堡壘。另一方面，我們一看現在的蘇聯，他們雖沒有廢止私有財產，但絕對不許做生意（不能雇工生產，使財產成為工業資本，不能做買賣，使財產成為商業資本。）所以一天停止做工，便要坐吃山空，一切謀生之道，都給政府的計劃經濟支配完了。你若反抗執政者的意志，任憑你走遍了地角天涯（實際不許走動），找不到一件事做。老子之治天下，「虛其心，實其腹」，蘇聯管制了個個人的肚皮，便澈底管制了個個人的頭腦了。

但在正義方面，在經濟公道方面，蘇聯已大大的成功。工業資本完全國有，農業資本爲集體農場所公有，又因農產由政府定價收購，實亦等於國有。人們再不能以生產工具和商品來掠奪人們。勞力所造成的財富，全國國民所得，分爲公有與分享兩大部份。他們拿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心力量，來制裁一切，完全剷除了資產階級。他們非常徹底要根本剷除「做生意賺錢」的意識，（現在這殘餘意識，尚留在集體農場場員心中。因爲他們各自還有一塊隙地，可以自己種菜、養雞、釀蜜，拿到市場出售，不入公帳。）當其舉辦集體農場的時候，曾經雇傭人工的富農絕對不許加入，因爲這些人打慣了生意算盤，怕他們拿出精明的獺太本領，取得農場的領導權，化公爲私，教壞全體。蘇聯的共產黨認爲社會主義的意識和「做生意賺錢」的意識在一個社會之內，絕對不能相容的。他們認爲「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拿出除惡務盡的決心，來斬草除根。但是十分正義的無階級的社會成立之日，亦即達抗政府意志的人謀生路絕之時，於是乎正義與自由，兩美不可得兼了。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真是至理名言，既然無無弊之利，立制使不需極端，亦無無利之弊，除惡使不需務盡。正義爲安定要素，自由爲進步要素，如要兼榮並茂，惟有以多少的不正義，來維持最大的自由，以多少的不自由，來維持最大的正義。這樣的社會狀態，要拿怎樣的經濟制度，才可使他實現呢？就個人意見，我們祇要遵從國父遺教，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途徑，將現階段的經濟，加以剪裁，循發達國家資本的途徑，積極發展國家實業。

，剪裁及發展的結果，使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決定性，那時私資本儘管存在，不能發揮其拉牽作用。這樣的經濟社會，是可以使正義和自由兼榮並茂的。不在農業方面，祇要消滅主佃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農產品運銷的關鍵階段，即省際運銷及國際貿易由國家經營，一方面保留自食其力的廣大農村為自由的中心壘壘，一方面由國家把握着農產流通的關鍵，以調節價格的手段，確定農村所得，并動員其一部份，為工業化的國家資本。

在工商方面，應限制私有資本的民營範圍。其進行步驟，自甚複雜，不能預為確定，但應以迅速把握關鍵據點，及因時制宜處處不肯放鬆的總原則，積極推進。現在政府已把握着全盤經濟的中心據點，自從法幣推行及四行聯合組織確立之後，裁成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動力已操在政府手中，四行中雖有商本，但金融資本的功能，實際已屬國有。如再加設金融管理局，所有私立銀行的長期投資，即對民營廠礦及其他工商業的固定投資，須經該局批准，如此整個國民蓄積之最大部份，皆由政府控制，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例如淪陷區收復之後，許多廠礦，均須籌款修理，方能復業。如四行借款給原來民營業主，則私有資本的經濟領域，從此恢復而繼續增高。如果四行借款給政府，將該項廠礦，償還收回國有，則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從此擴大。個人預料此點將來必有一度極劇烈的爭持，民生主義的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消長之機，將於此卜。

重工業在工業化的初期，除煤及特種出口鑛產之外（如錫、鎢、鉛等），大抵無利可圖，本非私資本所追逐，輕工業如紡織、麵粉及一般供給國內現成消費市場的製成品，和國外現成原料市場的加工品，均私企業私資本所必爭取的經濟領域。時賢注重生產效能和成本的，多主張劃歸民營，假使國營事業的效能，根本無法提高，其成本根本無法減低的話，何不索性以保息保利的方法，把工業化最重要的鐵路和鋼鐵亦劃歸民營呢？國營事業所有種種缺點，斷不是不能改善的。如果預算財務購料以及各種營業制度監督制度打格牽制，強人作偽，迫人做官，弊不能防，祇是失時誤事，如果人事制度薪給制度不能使人安心努力，如果事業主管人，必需努力做官，而不容許認真做事，如果政府任免局長廠長可以高下在心，或者敷衍人事，而不以或不能以效能成績為衡斷，這些都是臨時的政象，均可以澈底改善的。如果說利潤動機係最有效的經濟動力，我祇可以說他不是民生主義者而是資本主義者，並且是對於利潤動機造成企業循環經濟恐慌的事實，不甚講求，或有所維護，不肯講老實話的資本主義者了。個人的意見，輕工業之有關鍵性及全國性的應劃歸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其已經民營者，必要時亦須備價收歸國有。例如紡織工業，紡織是集中的，大規模的，關鍵的，應歸國營，染織是分散的，可由民營。又如捲煙工業、火柴工業，在外國產生了捲煙托辣斯和火柴大王，在民生主義的國家，究竟應歸國營或民營，還請時賢自行判斷。

至於商業不論該商品為工業品或農產品，其集散運銷批發零售全程中各有其關鍵階段，

凡商品之有全國性者，其貿易的關鍵階段均應由政府經營，以把握實物，調節價格的手段，來（一）限定工商企業的利潤，（二）保障消費者的實際所得，（三）動員工商企業所得的一部份，為國家資本。這樣的工商制度，驟視之似乎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非常龐大，所需要的事業單位，非常繁多，所需要的技術和組織，又非初期所能勝任。個人的答覆是：一方面不得畏難，要積極穩進，另一方面從個人所深知的實際情形，這些關鍵階段和地點，並不多，農產品的關鍵階段在二級集中市場，全國成為商品作物的各主要農產品的二級集中市場，祇有幾十個，製成品的關鍵階段在出廠，貿易委員會統稅署以及現在推進中之專賣機構，對於這些關鍵階段，均沒有視為畏途。

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之擴張，一方面對現有的農工商加以如上的剪裁，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國家實業，（交通工鑛等等）循該領域外沿價格的作用，便可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偉大的決定性。外沿價格係個人創用的名詞，指國有國營經濟領域與私經濟領域各接觸點之市場價格）他能夠決定物力人力的用途，決定資本品和消費品的生產比率，決定國民所得之蓄積和消費比率，決定國富的增加率，決定「價格——所得」的結構（Price-Income Structure）。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擴張至如上所述之後，私經濟的領域退居到（一）自耕農，（二）小工業，（三）初級二級集中市場之間的販商，（四）零售前一段之批發商，（五）零售商等地位。國民經濟日益豐裕之後，這五種人都可達到中產的生活，這五種人的生意，都是可

以取得中產生活而反正做不大的生意。留着這個經濟領域，做自由的堡壘。

這樣的經濟制度，是合乎民生主義的。國父說他自己是社會生理學家，而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學家，馬氏看見了勞資兩階級廣遍對立，病狀已成，不設法醫治，反而推論病理的繼續發展，以斷症的口脛，肯定無產革命的必然性，確是病理學家。國父則弭患未然，以平均節制的衛生道理，以發達國家資本的自然生理，使社會本體健全發育。我們可以引伸來說，正義的生理，是國家資本細胞的功能，自由的生理，是私資本細胞的功能。但反正義的社會病菌，最容易寄生在私資本細胞之內，要有妥當的方法，防止其滋長蔓延，而國家資本的細胞，不具有自由的生理，假如整個社會機體，全由這一種細胞所組成，那自由的生理便室息了。

但是要建設這樣的經濟社會，必要先把決心建設這樣社會的中心力量建立起來，還要由這個中心力量繼續主持國政二三十年，來完成以工業化為內容，以建立這樣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為制度的工作，還要盡力把這中心力量嬗變成爲穩定的社會要素 (Stable Social Element)，保證私資本的領域不再擴張，不能蠶食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個人這樣的希望，係根據下列幾種答案：

- (甲) 一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動，在很大範圍之內，是由於他的中心力量所宰制而成的。
- (乙) 國民黨因爲他的主義和歷史，當然是現在的中心力量，應該繼續秉政三十年。

以後由訓政或選舉是另一問題）因為要完成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並且使這樣的經濟社會，成為穩定的社會機構，責無旁貸。

（丙）我們不能不承認國民黨員實現民生主義的意志和決心，應大大的加強，心理建設需要有物質基礎，要建立這樣堅強的意志，積極的必要建立黨員生活保障制度，消極的必要絕對禁止黨員做生意和參加一切私資本的活動。如果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如果實業大王可做大官，大官又可兼做實業大王，這樣的社會必然要走到資本主義的途徑去。

（丁）在工業化和建立國有國營經濟領域之過程中，要養成新興士的階級，使成為穩定的社會要素，以為國有國營事業的支柱。士的特點是正其誼不謀其利，具體說來，是不准做生意，以後要制定法律，凡在國有國營事業服務滿了五年之後，便須宣誓不得參加任何私資本活動，否則立刻退出，永不敘用。私經濟的領域，祇有反正做不大生意，使社會的智勇辨力聰明才智的份子，不願留在這偏促的園地，而向國家事業發揮其本領，並且辱其報酬，月薪一萬元的局長廠長或工程師，不但不是荒謬而且是極應該的事。

讀者對於這樣的希望和理想，必然有兩種不同的懷疑。一種是「一黨一籍十年尚猶有臭」，一個社會中資本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必不能相容的，這可以說是對民生主義的懷疑者。又一種是現在大勢所趨，這樣的理想必然辦不到，這可說是國民黨的諍友。國父說知難行易，個人對主義懷疑者的答覆是，我願以盲從的信仰，實驗的態度，照着國父的遺教，努

力三十年。至於詩友之論，係每一個黨員應該拿來反省的。現在再將（甲）（丁）兩項加以討論。

我相信一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動，一方面可以由中心力量來宰制裁成，一方面最好是順着國民特性和歷史遺產（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 Historical Heritage）來推進。中國兩千年來的經濟制度和狀況之演進，在大體上雖然與世界人類進化歷史是一致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社會——但中國和歐洲比較，確係在這個一致中，成為兩個別體（Variant），或者說得合理些，如果我們以歐洲為正體（Normal Type），則中國為別體。中國這個別體，個人覺得係由於一姓王朝維持其專制政權之延續的中心力量所裁成的。自從郡縣制度發明之後，而一姓王朝統馭宗法社會的農村的手段，陸續展開。王朝所最忌的，是民間分他生毀之權，有飯給人吃——養士——便操了生權，殺人報仇——任俠——便操了殺權，所以民間富擬王侯的商人，在所必除，在產品比較一致的農村，祇有特種商品如鹽鐵可以貿遠致富，一經收歸國有之後，民間操生殺權的富源，便沒有了，而商業資本從此不能抬頭。其次王朝所忌的是人民私通外國，出入邊塞，樹植起一種管不到的勢力。所以國外經商，及殖民均絕對禁止。所以一方面國內的治亂，週期的受了人口律所支配，又一方面則憑依着國際貿易而發展的商業資本，亦永不發生。土地問題，兼併和反兼併的均田制，雖然開了兩千年，但長子單獨繼承制，早隨封建制度消滅，所以大地主階級，亦永不發生。聚斂之方，惟有墨吏，

儘管廣置田宅，再傳再分之後，小人之澤亦復三世而斬，所以沒有大地主。在海禁未開之前，富民祇有鹽商，但因稅制的關係，他們要俯首貼耳，聽命於官府。於是而四海之內，億兆之民，祇有甚貧而無甚富，更無離開做官和仰承官府的氣息，而有獨立致富的途徑。二千年的中國經濟史，沒有歐洲工業期前的航海殖民和商業資本，皆係一姓王朝維持專制政權的中心力量所宰制出來的結果。封建制度，在英國變為代議制度，而發生了民主政治。在歐陸諸侯對峙的夾縫中，產生了自由市，商業資本，遂以勃興。蒸汽機發明之後，發生了工業資本，假如蒸汽機在中國漢武帝的時候發明出來，我想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必會將他收歸國有的。兩千年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并立，而士為領導階級，這又是一姓王朝維持專制政權之延續所宰制出來的結果。士并不是經濟階級，而是由選舉制度科舉制度造成的，是聰明的皇帝，使智勇辨力的天民優秀份子吸聚起來，分給多少富貴餘沫，來消磨他們特別優厚的精力，要他們儒冠儒服，順從孔子的臣道，要他們正其誼而不謀其利，免得他們不奉不厭。凱因斯（K. Ynes）的經濟通論，有一段酷似蘇東坡的養士論，他說：「從社會的及心理的立場而論，我們相信貧富不均，儘有他的道理，不過不應該像現在這樣懸殊罷了，有好些有益的事體，還要靠私有財產的制度，和尊尊為利的動機，才能做得到的。況且人類有不少的笨拙不馴的危險性格，若不許他向比較不危險的途徑——賺錢——來發揮，便要橫潰決裂，向爭權爭霸的途徑發揮去了。讓他們坐擁鉅資，豪然稱霸，總比他們向人們肆虐好些。爭利雖然是

爭權的工具。但是有時亦係滿足爭權慾的代替劑。可是這爭利的賭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大罷了。祇要大家打慣小牌，也可以安然自得。——智力份子向賺錢的途徑去發揮的結果，發生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還說是比較的不危險。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但是凱因斯想把天下英雄納入賺錢制度的殼中，和明太祖要把天下英雄納入他科舉制度的殼中，都是承認智力份子在社會的重要性。凱因斯大士與明太祖之論，非門要緊，要緊的是賺錢與否。至於做個總寫照。士風雖有隆替，而兩千年的涵弘養育，深入人心，成為極悠久堅強的特性。祇奪取戰利正其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士的理想。其經濟特徵，又可以「士大夫和信利」一句話來做個總寫照。自從海禁開後，經濟發生變動，商埠買辦，歸國華僑，市井商人的挺出份子，都到了社會地位，留學教育，教會教育，洋書教育（如香港皇仁書院等）都樹了新幟，社會漸漸發生變化，然而資本主義的進展究竟有限，讀書做官的份子，仍為社會的廣大基礎（士者仕也確是個切實定義）。如果做生意的園地日日拓張，社會的智力份子都如凱因斯的希望到了這個園地去發展，士的階級便要消滅了。我們現在還可以及時限制私經濟領域的拓張，使智力份子追求功名富貴到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去活動，順着國民特性和歷史遺產，造成新的士階級，保存着讀書人不做生意的特色，保存着士農工商的評價次第，和社會風尚。工業化的過程完成之後，國有國營的經濟領域，卓然確立之後，社會經濟內容穩定之後，這新的士階級便可成為穩定的社會要素了。